

六書統二十卷

(元)楊桓撰

元至大元年(一三〇八)江浙行省儒學刻元

明遞修本。框高二十二·三釐米，寬十七·一釐米。每半葉八行，行小字二十三四字不等，細黑口，左右雙邊。

楊桓(一二三四—一二九九)字武子，號辛泉，兗州(今屬山東)人。郡諸生，中統四年(一二六三)補濟州教授，後由濟寧路教授召為太史院校書郎，奉敕撰《儀表銘》、《曆日序》，文辭典雅，賞賜不受，遷秘書監丞。至元三十一年(一二九四)，拜監察御史。成宗即位，疏上時務二十一事，帝嘉納。未幾，陞秘書少監，預修《大一統志》，秩滿歸里。大德三年卒，年六十六。事迹詳《元史》本傳。

《元史》本傳云：「桓為人寬厚，事親篤孝，博覽群籍，尤精篆籀之學。著《六書統》、《六書溯原》、《書學正韻》，大抵推明許慎之說而意加深，皆行於世。」《六書統》卷前有至大元年(一三〇八)良月，翰林直學士、奉直大夫、知制誥、同修國史倪堅序，謂桓「每論及所著《六書》，則慨歎曰：『世變日下，文字亦隨之。予欲援古以變今，不徇今而變古，竭盡平生心力，凡三起草而成是編。』」可知楊桓作《六書統》，不僅僅

是文字研究，尚存借此改變世風之寓，可謂用心良苦。其書蓋以六書統歸諸字，故名曰《六書統》，凡二十卷。

楊桓認為，文簡意足，莫善於古文大篆，但其字少而不足用；文字備用莫過於小篆，而小篆又常有後人傳寫之訛，於是皆以古文證之，悉復其舊。楊桓此舉也產生了很多問題，故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提要評曰：「其說至於不可通，則變一例，所變之例復不可通，不得不又變一例，數變之後，紛如亂絲……以六書論之，其書本不足取，惟是變亂古文始於戴侗而成於桓。侗則小有出入，桓乃至於橫決而不顧。後來魏校諸人隨心造字，其弊實濫觴於此。置之不錄，則桓穿鑿之失不彰……錄此一編，以著變法所自始。」

前引倪堅序又稱：「辛泉之子守義，亦於皇元至大之元以其父書聞於朝……守義奉朝檄往江浙刊父書，將行，詣史館……敢告序引，以信來世。」因知楊桓所著之書（包括《六書統溯原》、《書學正韻》），乃於至大元年由其子楊守義進聞於朝，當年奉朝檄攜父書前往江浙行省付梓。堅序寫於至大元年良月，良月，乃農曆十月。而檢史可知，這一年閏十一月，即是說堅序脫稿之後，這一年還有三個月。而楊守義為《六書

統》請序於倪堅，時間又當在這一年的十月之前，故推知此書之開版，確當在至大元年。

書前又有桓之門生劉泰序，稱：「先生幼子守義得父之傳而精其業，多士嘉之，朝廷特命馳往江浙行省刊板印書，以廣其傳，可見崇重至美之意云。」進一步證實此書最初確刻於江浙行省。

此書卷末鐫有「□三年八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補修」條記一行。「三」字前尚殘存半字，這半字是什麼，半字之上還有什麼，其說不一。《涵芬樓燼餘書錄》謂：「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定為『元統』，《儀顧堂跋》則指為『至正』。然元統祇有二年，且所失第二字尚有微痕，確非『統、正』二字，而為『大』字之殘筆。按倪序撰於至大改元戊申之歲，序稱『楊子守義奉朝檄往江浙刊父書』。倘既刊成，版印頻數，一二年後，宜有修補。是固可斷為至大三年也。」考證十分精當，可信而無疑。因而此書版本著錄為「元至大元年江浙行省儒學刻元明遞修本」，是正確的。且審此書印紙，顯係明紙，亦有模糊之處，故謂明修亦無疑。

此本鈐有「江左元方氏收藏」、「武陵長君家藏圖書子子孫孫永保」、「明善堂覽書畫印記」、「安樂堂藏書記」等印記。知乾隆時此書曾是弘曉插架之物。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